

華夏導報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十日創刊 第三一六六號
 社址：中國文化大學 編輯室：八六一〇五一
 臺北陽明山華岡 電話：二二三三

創 辦 人：張 其 昀
 發 行人：鄭 嘉 武
 主 編：梁 玉 明
 印 刷：印刷系
 發 行：學生生活中心

登山社寒假舉辦

賞雪健行等活動

即日起歡迎全校師生報名參加

(本報訊)華岡登山社為提供同學寒假的休閒娛樂，特於寒假期間舉辦三次大型的登山、健行活動，意者於今(十八)日起至七十四年一月七日止，逕至活動中心該社報名。三次活動之行程如下：
 (一)中橫郊山化高山暨合歡山賞雪：十七日、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預計攀登六座百岳，包括畢祿、羊頭、合歡主峯、東峯、北峯及石門山。(二)嘉、雲、南金三角O型健行：二十日至二十七日，前往台灣最吸引人的森林遊樂區溪頭、草嶺、阿里山。(三)南大武縱走北武：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此行攀登台灣最南的百岳，登高可遠眺台灣海峽、巴士海峽及太平洋。

康輔甄選

(本報訊)救國團大專康輔校內甄選，定於今(十八)日、明兩日舉行，凡報名同學按報到通過甄選，定於(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前往台灣最吸引人的森林遊樂區溪頭、草嶺、阿里山。

北區大專英文教學研討會

(本報訊)本校英文系主任王士儀教授，於本月十四日膺選為「北區大專院校英文教學研討會」總召集人。

該研討會是北區六十一所大專院校研討英文教學的最大團體，具有相當代表性，共計會員九百餘人。前任會長為侯健先生。

「當前台灣化學工業概況」。畜牧學社今日下午三時至五時假大德二〇四，邀請連陸公司董事長梁謙和講演「種豬現場經營之歷程、展望與台灣畜牧業之前途」。電腦實習費

儘速繳交

(本報訊)據會計室表示，本學期電腦實習費尚未繳交者，儘速至該室領繳費單。

今日演講

(本報訊)地質學社定今(十八)日上午十時卅分假義六〇一，邀請中國石油公司丁志興演講「微體及超微體古生物」。

得獎金單公布

(本報訊)英文學社主辦的「英文短劇之夜」得獎名單如下：
 最佳演出團體獎：第一名一A，第二名二A，第三名一A；最佳導演獎：二A葉根泉；最佳劇本創作獎：一A朱文慧；最佳男主角獎：二B張明瑞；最佳女主角獎：二A李瑞英；最佳男配角獎：三A蔣羅庭；最佳女配角獎：二A郭淑娟；最佳新人獎：一B趙一先；最佳團體精神獎：一B。

本校博碩士服

(本報訊)本校博、碩士，自今日起至本月廿四日止，受理通信招標。意者之廠商可至本校課外組李燕美助教處，索取說明書及詳細資料，電話：八六一〇五一。

一轉二一九(工本費卅元)；並於廿七日上午十時，假活動中心辦公室公開招標，套、碩士服三百一十一套。

第二社負人通今學

十次團責溝會日行

(本報訊)本學期第十一次梯次社團負責人溝通餐會，定於今(十八)日中午十二時，假軍訓教官資料室舉行。

參加社長如下：哲學—柯慶雄、韓文、梁秀鳳、法文—項達上、新聞—周庭華、營養—陳碩民、家政—林淑滿、建築—鄭文瑞、印刷—劉鐵銘、舞蹈—黃美瑛、國際商研—蔡佩書、農服—林葉秀、詩誦—李宗玉、國樂—謝振榮。

三民主義論文賽

即日起受理收件

(本報訊)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為弘揚三民主義思想，鼓勵全民深恩力行三民主義，完成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政治任務，特舉辦七十三年度三民主義論文競賽。

大專組題目為「知識青年對三民主義應有之體認」；研究所題目為「敦品勵學愛人愛國」。參加競賽之論文，文體不拘，字數以五千字為原則，並裝訂成冊，註明明姓名、住址、學校名稱、所系、年級等浮貼於封面。

收件日期自即日起至本月卅一日止，作品逕寄至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二十號十樓徵文組收。

社團活動

(本報訊)仲愷學社今日下午參觀陸軍汽車基地，參加者於中午十二時三十分至學生活動中心門口集合。

△攝影社初級班，今日取消例行活動，改為週四與中級班一併舉行。

△廣告設計社定今日下午五時卅分假社辦，舉行幹部會議。

△女家教：誠徵女家教：教導現就讀於美國學校九、十年級之兩姊妹。會講簡中(文)。

△歡迎師生逕至該系辦索票。歡迎師生逕至該系辦索票。歡迎師生逕至該系辦索票。

舞台劇「大風吹」歡迎索票

(本報訊)由教育部所主辦，本校影劇二團出之舞台劇「大風吹」，定於本月廿一、廿二日每晚七時卅分，假國立藝術館演出。

(本報訊)吉他社將於廿日晚間七時卅分，假華風堂演出「弦之舞古典吉他演奏會，有興趣者可逕向吉他社索票。



漢城秋旅

兼訪薛毓麒大使

鄭 恆

沙威旅館，正好位於明洞，離大使館只有五分鐘路程，爲了怕誤了這個重要約會，前一晚就交待櫃台務必在廿八日晨六點把我電話叫醒。這大概是我有生以來最早的約會，而且我一定要先到才好。

深秋的漢城，清晨相當涼，如同臺灣的寒流來襲。不同的是氣候乾燥，不會令人縮頭縮腦的，我全副冬季裝備後衝出了旅館。

這時天色灰蒙蒙的，呈魚肚白，大街小巷冷冷清清，只有兩個清潔工在洗街。這景象和夜晚摩肩接踵，川流不息的人潮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我連走帶跑，終於先抵達會面的地點——大使館門口。不久大使也依約而至。他一副運動員打扮，套頭毛衣，外加茄克、長運動褲、球鞋，不走近看，還以為是年輕小伙子哩！

「冷不冷，您呢！」大使親切的問。

「還好，您呢！」

「哈，習慣了，比起剛從沙國來這裏時，好多了。」

「您真了不起，難得星期日不上班，還起個大早。」

「我每天無論上班與否，都是五點半起床。」

於是，我們從明洞出發，向位於南山北麓的東國大學走去，邊走邊談，再回到明洞時，已是晴空萬里，陽光普照了，時間是九點正，我們足足漫步閒談了兩個多小時。大使和藹可親，對所提問題，言無不盡。

話題大概是從韓國的天氣開始的。你們來的這幾天，是韓國最好的季節，秋高氣爽，非常舒服。

「是啊！一下飛機，就感到空氣新鮮，頭腦清新，我很喜歡，只是早晚涼了一點。」

從天氣講到他從沙國初來此地，有點水土不服，剛到任就患感冒，在炎熱的沙烏地阿拉伯待了將近八年，突然在去年寒冷的二月來到韓國，真是受不了。後來好不容易適應了，五月五日又碰到卓長仁六義士投奔自由的事件。

大使幽默地說：「……六義士來得太快了一點，事先也不通知一下，我毫無心理準備，好像要請的客人還沒請，就己來了，弄得有點措手不及。」

「是的，國內的人都知道您爲了『六義士案』，精神上受了很大的壓力，但是最後六義士獲釋後，終於苦盡甘來，得到很大的安慰吧！」

「當韓國以司法審判處理六義士奪機案時，的確使我面臨了我從事外交工作以來最大的考驗。」

「當時，您是採取什麼樣的態度。」

「容忍！」

「你一定不知道，我在這種情形下每天早餐前還強迫自己讀一段聖經，聖經中的許多故事給我很大啟示。」接著他又說「根據我四十多年的外交經驗，這件事在交涉時必須尊重海牙國際公約，以及雙方的利益所在必須以一種『異中求同』的方式來處理，換句話說，要考慮在兩國不同立場上求取共同利益，我們不能不顧到國際公法和韓國自己的法律。當然也要顧到自己利益。六義士追求自由，爭取個人人權問題，固然值得同情，但其中嚴重地牽涉到海牙國際公約，因爲六義士是使用武器脅迫機員改變航道的……那陣子我們國人少數人士，一再提出這是『政治』案件，要求以政治案件處理，而且義憤填膺，口誅筆伐，說我薛某人無能，恨不得把我立即調回國，要我引咎辭職，以謝國人。這種想法真令人灰心。」

大使激動地說：「心想，若非大使堅強不拔的毅力，六義士不可能提早獲得釋放的。這時我們正走在退溪路上。（紀念韓國大儒李退溪的）。我知道『六義士』案，牽涉的層面之多、之複雜，絕不是三言兩語說得完的，於是把話題扯到輕鬆一面：「以前您出使沙國時也讀聖經嗎？」

「那時我每天讀一段『可蘭經』，漫長的七年零八個月，我讀了七遍可蘭經。」

「您用阿拉伯文讀嗎？」

「不，讀英譯本的，但我也學了阿拉伯文。」

「您來到韓國也在學韓文嗎？」

「當然，每天在剃鬚子的時候，就面對著一本用書架架著的韓文。韓文不難，廿四個字母，十四個子音，十個母音，認熟後就可以拼音來讀，慢慢摸索也知道一點竅門。停了一會又說：「現在記憶不如以前了，我正在讀一本有關幫助記憶的書。」

「您大學是外文系嗎？」

「不，外交系，一字之差；本來想唸理工科系，後來還是進了中央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後考入外交部，開始了以後的外交生涯。」

「開始了您以『外交報國』的志向！」我補充說，同時又技巧地引到「六義士」上面：「聽說您在等候六義士宣判的那段日子，常常去探望他們。」

「不但探望，而且逢年過節，我帶著官舍的廚子去替他們加菜，甚至做一桌酒席，我和他們一道吃。」

「那不是成了保姆了！」我開玩笑說。

「另一方面還得奔走於韓國政府機構。氣的是其中還碰到亞青盃籃球賽，中華民國隊因中共持旗參加開幕典禮而退出會場，這類突發事件不斷產生，我差點要精神崩潰了。」

「你們在國內電視看到記者在漢城訪問我的時候，神色一定不好，但是爲了處理『六義士案』，我必須要做。」

「那陣子，國內有些人士對您不滿，您採取何種態度呢？」

「哈！我一點不怕，所以有人說我大概後台很硬。其實，我有什麼後台呢？如果說有，還是那句話，就是積我四十多年的外交經驗！」

提起薛大使的外交經驗，他是最津津樂道的事。他二十四歲進入外交部服務，不久就外放澳洲。那時

「是非之口，前倨後恭，回國竟成七義士。勞病之身，乍冷忽熱，入院甘作一榮民。」

——前駐委內瑞拉大使王之珍贈薛毓麒大使。

這一次赴漢城參加中韓作家會議，有機會訪問了爲「六義士」的釋放而奔波的薛大使，可說是意外的收穫。

時間是在十月廿八日星期日早晨六點半。

地點是從漢城明洞到南山東國大學的來回路上。

這不是刻意安排的一次訪問，在我參加中韓作家會議後的次日，因爲其他作家代表去了日本，獨留我一人在漢城，留下的理由是等廿九號韓國名劇「春香傳」的演出；但是卻沒想到在這段日子中，有幸做了駐韓全權大使薛毓麒先生的座上客。

吃的是道地的韓國菜，聽的是道地的韓國音樂，連大使自己也說，趁此機會讓自己輕鬆一下，同時也多接觸一下韓國的文化。大使是一位健談而又風趣的人，返國養病的十天，我正巧旅行美國，不在國內，沒有看到大使風采。但是在漢城之前，在陳雄飛大使處，拜讀了王之珍大使贈薛大使的一首對聯

使我對薛大使產生了無限的敬佩之意。

「不知大使什麼時候方便，我想做個專訪。」在共進晚餐時，我鼓足勇氣問。

大使欣然同意，隨即問在座的秘書這兩天的約會情況。

「從現在開始到卅號都排滿了。」

「秘書邊翻記事本，邊向大使報告：『你什麼時候走？』」

「我預訂了卅號國泰班機回臺北。」

「廿八號，星期天，早上一起早餐好嗎？」

「好呀！我就大使時間。」

「迎你來官舍早餐，吃粉絲好嗎？」

原來大使的早餐是粉絲，多節儉

「不過，早餐前我會在附近散步，差不多八點我會回來。」

「大使每天散步？」

「不，只有週日，不上班，才做清晨散步，其他日子，早餐前打太極拳。」

心想，大使館門禁森嚴，爲了頓粉絲還得特費一番周章，靈機一動，不如和大使一塊散步漫談，豈不更好？表達了我的意思後，終於訂了廿八號清晨的散步之約。

中韓作家會議結束後，我下榻的

「容忍！」

「你一定不知道，我在這種情形下每天早餐前還強迫自己讀一段聖經，聖經中的許多故事給我很大啟示。」

「接著他又說『根據我四十多年的外交經驗，這件事在交涉時必須尊重海牙國際公約，以及雙方的利益所在必須以一種『異中求同』的方式來處理，換句話說，要考慮在兩國不同立場上求取共同利益，我們不能不顧到國際公法和韓國自己的法律。當然也要顧到自己利益。六義士追求自由，爭取個人人權問題，固然值得同情，但其中嚴重地牽涉到海牙國際公約，因爲六義士是使用武器脅迫機員改變航道的……那陣子我們國人少數人士，一再提出這是『政治』案件，要求以政治案件處理，而且義憤填膺，口誅筆伐，說我薛某人無能，恨不得把我立即調回國，要我引咎辭職，以謝國人。這種想法真令人灰心。」

大使激動地說：「心想，若非大使堅強不拔的毅力，六義士不可能提早獲得釋放的。這時我們正走在退溪路上。（紀念韓國大儒李退溪的）。我知道『六義士』案，牽涉的層面之多、之複雜，絕不是三言兩語說得完的，於是把話題扯到輕鬆一面：「以前您出使沙國時也讀聖經嗎？」

「那時我每天讀一段『可蘭經』，漫長的七年零八個月，我讀了七遍可蘭經。」

「您用阿拉伯文讀嗎？」

「不，讀英譯本的，但我也學了阿拉伯文。」

「您來到韓國也在學韓文嗎？」

「當然，每天在剃鬚子的時候，就面對著一本用書架架著的韓文。韓文不難，廿四個字母，十四個子音，十個母音，認熟後就可以拼音來讀，慢慢摸索也知道一點竅門。停了一會又說：「現在記憶不如以前了，我正在讀一本有關幫助記憶的書。」

「您大學是外文系嗎？」

「不，外交系，一字之差；本來想唸理工科系，後來還是進了中央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後考入外交部，開始了以後的外交生涯。」

「開始了您以『外交報國』的志向！」我補充說，同時又技巧地引到「六義士」上面：「聽說您在等候六義士宣判的那段日子，常常去探望他們。」

「不但探望，而且逢年過節，我帶著官舍的廚子去替他們加菜，甚至做一桌酒席，我和他們一道吃。」

「那不是成了保姆了！」我開玩笑說。

「另一方面還得奔走於韓國政府機構。氣的是其中還碰到亞青盃籃球賽，中華民國隊因中共持旗參加開幕典禮而退出會場，這類突發事件不斷產生，我差點要精神崩潰了。」

「你們在國內電視看到記者在漢城訪問我的時候，神色一定不好，但是爲了處理『六義士案』，我必須要做。」

「那陣子，國內有些人士對您不滿，您採取何種態度呢？」

「哈！我一點不怕，所以有人說我大概後台很硬。其實，我有什麼後台呢？如果說有，還是那句話，就是積我四十多年的外交經驗！」

提起薛大使的外交經驗，他是最津津樂道的事。他二十四歲進入外交部服務，不久就外放澳洲。那時

他是雄心萬丈的年輕小伙子，除了白天工作外，晚上還在墨爾本大學攻讀政治學，獲碩士學位。一九五一年葉公超任部長時，升任條約司長，正遇上「中日和約」及「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擬訂，這是一項負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工作。一九五五年又派任我國聯合國公使副常任代表。為維護我們代表權而奔走奮鬥十二年，一九六七到一九七一年分別被調任駐加拿大、西班牙大使。其中為了保全中、加、中、西邦交，忍辱負重，受盡辛苦。一九七六年又調至沙烏地阿拉伯，直到去年調任韓國。

薛大使駐沙國期間，曾獲得朝野上下一致好評，如今在韓國又打了一次勝仗，真不愧是堅強勇敢的外交鬥士。

「上次您重病返國治療，一定有許多感人的事吧！」

「國內同胞太熱情了，太令人感動了。記得有次我在墾丁公園，正巧遇到一群文化大學學生在那裏旅行，他們看到我，立刻把我圍了起來，而且唱歌向我致敬；原來他們在電視上看到過我，所以一認就認出來了。」

我們在退溪路上走了好大一段，不久上到一個陸橋。寧靜的早上，仍沒人從我們身邊走過。我站在橋上舉目四望，但見漢城街道整齊而乾淨，大樓如香筍般林立，一片朝氣蓬勃的景象。

我們邊走陸橋，邊談韓國，像是兩個老朋友在聊天，從韓國的宗教、文化談到韓國的近況。原來薛大使尚未到任前，在臺北就請教了一些韓國專家而且研讀了很多有關介紹韓國的書。

「您到韓國已經一年八個月了，談談您對韓國的印象好嗎？」我問。

「韓國民族性很強，全國上下都在合力建設。老百姓的守法，重紀律，是值得我們借鏡的。」

「昨天，我去參觀了一九八八年的奧運會會場，相當的壯觀，他們現在是在在積極推廣「體育」外交呢？」我又問。

「一點不錯，為了配合奧運會在漢城舉行，他們拼命地在修建地下鐵路、日夜不停的蓋建大樓。而且改善環境！」大使侃侃而談，接著又反過來問我：

「也談談你對韓國的印象吧！」

「這是我第二次來，和兩年前面到的又有顯著的不同。因為我是從事文化教育的工作，我特別注意到他們在文化古物保存方面，花了相當的經費與心血。」於是我問大使去過民俗村沒有？

「我一直想去看看，可是一直抽不出空，你覺得如何？」大使反問我。

「民俗村，是我第二次訪問，上次是團體去的，所以走馬看花，不夠深入。這次是在韓小說家協會副會長成着兆夫人的陪同參觀的，有了較深入的瞭解。最令我感動的是在民俗村看到一群小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參觀訪問。他們讓國家的幼苗，從小知道韓國傳統的生活習慣，和精神文明。在那佔地約廿二萬坪方的地方，展示了南北八個不同省份的建築，以及各地的民情風俗。最有趣的是廣場上每天有民俗音樂舞蹈表演。」

我也抓著機會，大談我的民俗村之行。而且從皮包中取出部份照片給大使看，我指著一張在民俗村席地而坐，在用餐的照片說：

「這是一個類似趕集場的地方，那兒僱用了大批的廚子，每天製作各種純粹的韓國鄉村的糕點供遊客品嚐，譬如綠豆粉是現磨的。」

雖然大使沒空去參觀民俗村，但是卻和我有著相同的看法，那就是：目前韓國的經濟正快速發展，同時另一方面，為了不使年輕一代趨於物質文明而忘掉傳統文化，因此在文化的提昇方面，韓國無論政府、民間都在大大地出錢出力推動著發揚著。」

突然大使想到明天（廿九號）下午代表我中華民國政府，頒贈一項大綬章勳章給韓國前國會議員現任KBS放送局理事長宋志英先生，以酬謝他促進中韓兩國文化交流的貢獻。

「宋先生我認識，他以前是韓國文化藝術振興院院長，是位中國通。一口標準京片子，我們兩次在漢城舉行的中韓作家會議，他都撥冗來參加。」

「那太好了，明天也歡迎你來參加，請你做我們的貴賓，帖子明天派人送到旅館去。」

邊談邊走，邊欣賞路旁銀杏樹飄下的黃葉，一片秋意。不知不覺走到退溪路五段，來到了東國大學。這是一座現代化建築的佛教大學。我們拾階而上，爬到平台，可俯覽整個漢城風光，有名的南山塔就聳立在學校的後面。它是漢城的標誌校門口，有尊巨大的觀世音石佛像，從許多懸掛的橫布條來看，最近正舉行一項有關佛學研究的會議，上面所書全是漢字。在一根石柱上供奉一個銅鑄巨象，不知是否該校的標誌？大使告訴我：

「這是象徵智慧的標誌。」談談韓國的宗教好嗎？」我又找到了話題。

「佛教算是韓國國教，佛門弟子遍佈全國各地。但近幾年來，天主教、基督教在韓國很盛行。前不久，教宗保祿二世蒞臨韓國，更是掀起了「一片宗教熱。」

「韓國的大學教育是否很普及？」

「我再接著問。」

「韓國很重視教育，尤其大學教育相當普及。一個人如果沒有讀大學，無當工作、結婚都很困難，目前韓國全國公立學院達三百多所，他們極力在培養各種科學技術，和人文藝術人才。」大使說著，同時指著對面建築物說：

「這就是國立國樂院。」

我暗想，韓國的音樂，早年受我國音樂影響，但是我們卻沒有一個國樂學院。由此可見，韓國對傳統禮樂之重視，更勝於我。講到禮樂，大使感慨萬千說：

「我們不知道是否可以設計一套屬於我們自己的禮帽呢？常看到國人著長袍馬褂，可是頭頂卻空空，好像少了點什麼。西方人著禮服（燕尾服）必戴禮帽的。我做外交官一輩子，卻從未戴過屬於自己國家的禮帽。」

「我不知道，禮帽的製訂屬於那個機構，也許中國禮樂學會可以研究一下。」我接著說。

我們可以說是無話不談了。經過一棵楓樹，大使在一張石椅上坐下，順手拾起一片楓葉，沉思半晌，突然又提到「可蘭經」：

「一本可蘭經，就是沙國的法律，嚴峻的約束了沙國國民，因此沙國人是世上最保守的人，他們不可以飲酒，不可以跳舞，不可以看電影，不可以與女人談話……女人臉上一定披黑紗，就是英首相柴契爾進皇宮時也要穿戴黑頭紗。」

「在電視上常看到沙國人士來訪時總是和國人左右親臉，他們是這麼多禮嗎？」我好奇問。

「我最初駐沙國最不習慣的，就是男人親吻男人；何況他們兩頰都是鬍鬚！你還必須忍耐，交情愈深，親的次數愈多，入境隨俗，我在沙國近八年，也記不清親了多少男人。」

心想，做大使真不簡單，傑出的外交家，同時也是傑出的演員哩！就以六義士來說，他的確是扮演了一個很難演的角色。

可是大使卻謙虛的說：

「我在協助他們獲得自由的過程中，只不過是大機器中的一顆小螺絲。」

「多重要的螺絲，六義士碰到您這樣一位有耐力又有修養的大使，真幸運啊！」

「今年二月在國內舉行使節會議，您好像沒有回國？」

「是的，我向六義士保證，他們不回臺北，我也不回臺北；他們回臺北，我才回臺北。」

我靠著楓樹，任那楓葉在眼前飄落，蠻有詩意的，突然我低吟著柳永悲秋的词：

「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是處紅衰綠減，再再物華休。」大使也接著吟下半闕：

「不忍登高臨遠，望故鄉渺渺，歸思難收。嘆年來蹤跡……」

「何事苦淹留」我又接了下來。

原來大使還是個喜歡吟詩詞的人。

看看腕錶，已經八點半了，我們沐浴著金色的晨曦，慢慢往山下走去。途中我報告了一下這兩天我中華民族作家訪問團在韓國的參觀活動

「我覺得韓國前線士氣高昂，我們參觀第三坑道後並在「滅共館」聽取簡報。之後又在高出的平台俯瞰望北韓；當瞭望到韓共頭目金日成的塑像前面，一群小學生在操槍吶喊情形時，一幅侵略者的醜形惡狀，在十月的秋天裏，更是一片「殺氣！」

使我想到了薛大使在中韓作家會議開幕的致詞中特別強調：「中、韓兩國同受共黨的禍害，希望今後繼續加強睦友誼，密切合作……」的話。

是的，中韓兩國今後的密切合作，仍要靠薛大使不斷的努力奮鬥。

「您要為國保重啊！」在大使館門口分手時，我由衷地祝福大使。

由於這兩個多小時的散步漫談，使我深深體會到，任何一個時代的外交政策及駐外人員，沒有比目前所處的環境更堅定、更堅苦的了！

「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是處紅衰綠減，再再物華休。」大使也接著吟下半闕：

「不忍登高臨遠，望故鄉渺渺，歸思難收。嘆年來蹤跡……」

「何事苦淹留」我又接了下來。

原來大使還是個喜歡吟詩詞的人。

看看腕錶，已經八點半了，我們沐浴著金色的晨曦，慢慢往山下走去。途中我報告了一下這兩天我中華民族作家訪問團在韓國的參觀活動

「我覺得韓國前線士氣高昂，我們參觀第三坑道後並在「滅共館」聽取簡報。之後又在高出的平台俯瞰望北韓；當瞭望到韓共頭目金日成的塑像前面，一群小學生在操槍吶喊情形時，一幅侵略者的醜形惡狀，在十月的秋天裏，更是一片「殺氣！」

使我想到了薛大使在中韓作家會議開幕的致詞中特別強調：「中、韓兩國同受共黨的禍害，希望今後繼續加強睦友誼，密切合作……」的話。

是的，中韓兩國今後的密切合作，仍要靠薛大使不斷的努力奮鬥。

「您要為國保重啊！」在大使館門口分手時，我由衷地祝福大使。

由於這兩個多小時的散步漫談，使我深深體會到，任何一個時代的外交政策及駐外人員，沒有比目前所處的環境更堅定、更堅苦的了！



序「大風吹」的演出

閻振瀛

「大風吹」原是一種「搶位子」的遊戲，孩子們都喜歡玩這種遊戲。其實，人類一直都生活在這樣一種「搶位子」的遊戲中。人類生存的現狀是動盪而無常的，然而在人類的潛意識中卻要求能把自己「定位」，有一種強烈「歸屬感」的需求。

這一次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影劇組二年級的同學便演出一齣「大風吹」的遊戲。序幕一開始，舞台上所呈現的確實是一種「遊戲」的情境，但是當進入到主戲的時候，「大風吹」便吹出了問題——一對「試管嬰兒」成長出來的青年夫婦，當他們即將擁有他們自己的新生兒的時候，他們對自己的「根」產生疑惑，他們開始迷惘，他們無法對自己的身世解釋，他們被這時代的「科技」之風吹得飄浮起來，並且把他們連根拔起，在茫茫的人生中無法為自己搶到一個位子；於是，這對「試管嬰兒」與人相關的種種人際關係：倫理、道德、法律也都跟著飄浮起來，予人一種恍惚的無力感。也許這就是「大風吹」一劇企圖所要傳達的訊息，雖然表現的手段未必周到。

就戲劇藝術而言，編劇一向是最大的挑戰；有時「意念」很好，但是編劇的手段未必能夠搭配；有時編劇盡職，導演的詮釋又未必能完全把握；即使導演盡職，演員與其他藝術部門又未必能合作無間。可見劇場藝術的成功是由許多人一起扛起來的；不管投入那一個環節，從事劇場藝術工作，每個人都需要戰戰兢兢，以免因為個人的疏失而破壞了整體的演出效果。站在戲劇教育的立場，我們製作每一齣戲的演出，都視為是一個戲劇教育的課程，提供同學一個認識戲劇這門藝術特質的實際經驗，並且

期勉同學從一部戲的製作過程中，慢慢養成敬業的精神。

「大風吹」的劇本最初是由藝術研究所的研究生陳進泉同學提出，並且經由導演老師李艾靜小姐與全體同學多次討論修訂，大家都很虔誠認真。在製作風格上，導演老師也一直與同學們討論、實驗與設計，希望能集思廣益，有較好的表現與創意。這幾年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影劇組的教學與演出是相當開明的，極力鼓舞師生的創作風氣；雖然成績並不完全盡如人意，可是對國內的戲劇活動也產生了某種程度的導向作用。我們希望演我們自己的戲！並且演我們年輕人自己的戲！

這次「大風吹」的演出，完全由教育部社會教育司贊助，我們深深感激周部長作民先生給予我們慷慨與寬宏的支持，這是發自內心的由衷之言。今後，我們當努力自揚自勵，以不辜負國家與社會對我們的寄望與關懷。最後，我們也要歡迎每一個來到劇場的觀眾，大家一起來觀賞一個新的製作，共同思考一些新的問題。

如果從這個世界奪走了「美」，世界將會變成怎樣？誰也不敢想像。

音樂是最純粹的藝術，也是最純粹的美，音樂可以消蝕暴戾之氣，化苦悶為蓬勃，去萎靡為生機，潛移默化一個人的氣質，使更多的人洗淨污穢，而獲得心靈上的昇華。這就是華岡吉他社，爭取舉辦一次古典吉他演奏會的主因。俾使各位同學能遨遊於曼妙音樂的領域之中。

吉他，又稱六弦琴，與小提琴出自同一祖先，為當代最流行的樂器之一，音域廣闊，將近四個八度音程，可擔任主奏樂器，和弦樂器，亦可同時表現音樂的三大要素：旋律、和聲與節奏。其音色柔美、澄澈，曲調的感情表現力極為豐富（例如現代電影中，常常以吉他音樂為主配樂），優點是，不需其他樂器協助，便能演奏完美的音樂，足為良好的獨立樂器，貝多芬曾稱吉他是一個小型管弦樂團，可知他對美妙的吉他，推崇備至。

十六世紀時，西班牙人首先發明五（弦）吉他，直到一七九〇年才由德人加

上第六條弦。十七世紀傳入義大利，十八、十九世紀傳遍歐洲。十九世紀初吉他因西班牙的梭爾（Fernando Sor）和義大利的朱利西尼（M. Giuliani）等演奏者的出現而邁向鼎盛，西班牙的安東尼·德雷斯更確立了現代吉他的形狀及構造。十九世紀後半，有現代吉他音樂完成者之稱的西班牙人塔雷加（Francisco Tarrega Eliza）出現後，吉他再度受到重視，後由塞歌維亞（A. Segovia）集其大成，將吉他的演奏範圍由獨奏擴展到合奏團，並與其他樂器合奏，或用來伴奏等多方面。現在吉他的形態，有古典吉他（西班牙吉他）、民謠吉他、爵士吉他、熱門吉他、夏威夷吉他……等等。

此次很榮幸邀請到黃修禮先生，以及台北市古典吉他演奏團；尤其在這段時期中，親自蒞臨我們學校演奏，真的很難能可貴。以往他們的演奏會皆在實踐堂舉辦，收費一百五十至五百元之間，而這次演奏會，乃是要給我們同學一次觀摩聆聽的機會，完全免費。同學們應該把握這機會。而且他們差不多每年才

提到未來廿一世紀的太空武器，難免令人憂喜參半，喜的是美國前任總統卡特，下令停止中子彈的研究和製造，憂的是若干更恐怖的武器都有了新的發展，而雷射光便是這些武器系統中的主角。目前，美國和蘇俄的科學家們正彼此競爭，力求雷射槍和殺手衛星的完成，如果這樣，則科幻小說、電影中所看到的星際大戰將成事實。

今年三月十四日蘇俄第11次成功地試射了太空武器殺手衛星，雖然蘇俄的此種殺手衛星至目前為止只能攻擊六〇〇哩高空內的繞軌目標，而不足以攻擊遠在二、三〇〇哩高空的通訊和間諜衛星，但明顯地，蘇俄在這方面已領先美國許多，而美國在太空武器上較值得一提的便是太空梭的發展，五角大廈的專家們有意在二〇〇〇年代在外太空建造軌道基地，並以雷射武器摧毀任何來襲的飛彈和飛行器，但到目前為止在技術上仍然困難重重，這不但需要有一架百萬瓦特級的雷射及一台直徑10公尺的鏡面，更需有異常精確的瞄準系統，不過美國科學家早在一九七〇年代的早期便已用地面雷射器摧毀過小型飛彈和直昇機，但如何將雷射武器送往太空軌道進行防衛和攻擊，仍然需要一段試驗時間，以及數十億美元的實驗經費，也許真有那麼一天，所謂「禍從天降」不再只是一句成語，而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科技點滴報導之一

機械學社提供

古典吉他的饗宴

華岡吉他社·柯財隆

公開演奏一次或二次，並且此團是目前國內古典吉他最高水準之樂團。

此次擔任主奏的黃修禮先生，是高雄市人，自幼學琴，並蒙吉他名家林耿棠老師指導與鼓勵，遂決定獻身於吉他音樂。在台曾多次舉行獨奏會。民國六十一年於軍中電台主持「古典吉他漫談」。民國六十八年前在西班牙馬德里皇家音樂院深造，專攻吉他科，並曾參加吉他大師賽歌維亞、約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等名師之研習會，在西班牙期間每年均獲音樂院榮譽獎，並於民國七十一年以第一名取得演奏家文憑。民國七十二年與台北市古典吉他合奏團協奏「貴紳幻想曲」，引起吉他界的最高評價。民國七十三年六月以優異成績畢業於馬德里皇家音樂院，取得高級教授文憑，隨即獲得西班牙文化獎學金參加 Santiago de Compostela 研習會中的賽歌維亞講座，於七十三年九月回台定居。由蔡紹基先生所領的台北市古典吉他合奏團，於民國六十四年五月十一日成立迄今，此團成員包括在校青年及現役軍人，本著一股對吉他的熱愛，投入到或中途離席。

下半場由台北古典吉他合奏團演奏，曲目包括有：
海頓：D大調弦樂四重奏，馬澈洛：d小調協奏曲，泰雷曼：G大調協奏曲，巴海貝爾：D大調卡農舞曲，佚名：月光小夜曲。

希望喜愛高水準音樂的同學及未接觸到古典吉他之美者，不妨前往欣賞，相信必定包君滿意！時間為十二月二十日（星期四）晚上七點半到九點，地點為本校華風堂。入場券請向吉他社索取。

此外，這是一個正式的演奏會，各大專院校及社會人士，都會來參加。希望華岡人保持聆聽演奏應有的禮貌，勿遲到或中途離席。